

吴祖光、新凤霞：美在风雨同舟，美在相濡以沫(下)

◆ 李辉

结伴同行，风雨五十年

缘分，一切都是那么巧合。
新凤霞写到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天津她已是主角，爱看戏，看电影。1946年，她在天津劝业场的三楼皇宫电影院，观看周璇、吕玉坤主演的《莫负青春》，编剧是吴祖光。她说，史东山、蔡楚生、吴祖光，在她眼里都是尊敬的有学问的名人，最后她还特意强调一句：“尤其是吴祖光。”

随后，她去北洋大戏院，观看上官云珠等人演出的话剧《风雪夜归人》，对上官云珠印象很深，说：“她真好看！”话剧团团团长唐槐秋建议评剧团也演出《风雪夜归人》，说这个剧本是吴祖光写的。新凤霞他们开始排演《风雪夜归人》，刚刚开演，被禁演，理由是“有伤风化禁演”。

谁能想到，几年之后，在老舍的穿针引线之下，终于水到渠成，吴祖光与新凤霞走到一起。新凤霞高兴地写到下面这段文字：

新中国成立后，老舍先生为我介绍了吴祖光。福安大哥知道这件事，十分高兴，他专程来京，支持我说：“咱们当年演出吴祖光的《风雪夜归人》，哪想到能看到本人？你们成了两口子，这可是缘分啊。”

如新凤霞在这篇文章的开始部分所写：“我和祖光近五十年的夫妻生活，坎坎坷坷走过来真艰难呀，要说我们两个共同点不少，可是个性和生长环境都有很大的不同。但我们基础好，几十年了，遇到多少风暴雷雨都没有动摇我们。”这段话，可谓发自内心的，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。从此，两个人结伴同行。



▲ 吴祖光与赵丹两家

■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凤霞开始画画

吴祖光日记：似水流年，历史远景

新凤霞是艺名，本名杨淑敏，小名杨小凤。1927年1月26日，新凤霞出生于苏州，后被人贩至天津，开始学艺，最后成为评剧表演艺术家。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1998年4月，是新凤霞与吴祖光结婚五十年后，第一次返回吴祖光的家乡常州。冥冥之中，坐在轮椅上的她，意外地在那里去世。可谓落叶归根，魂归故里。之后几年，吴祖光的身体也越来越差。2004年4月，他也远行，离开了我们。

半年之后，吴欢兄送来一本父亲的日记，写于1954年至1957年之间。开始整理，于2005年11月出版。在这本日记里，吴祖光记录新凤霞的地方颇多，包括买房子、新凤霞演戏、孩子们的乐趣等。读起来，颇有味道。略摘录几段如下：

●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

今天元旦，但我没有过年的感觉，在未来遥远的日子里，我想每天都应该像过年一样的幸福愉快。我今天继续工作，整理为凤写的文章，准备给《戏剧报》用的。

一月二日

晚偕大牛至桐园沐浴。
大牛说：“为什么老是女人生小孩，怎么男人不生小孩呢？”我说：“因为女人是妈妈，所以女人生小孩。”大牛说：“男人肚子大不起来啊？”他又说：“我不生小孩。”我说：“你生一个吧。”他说：“我生一个爸爸，生一个妈妈，生一个吴祖光，生一个新凤霞。”

一月二十日

读凤霞《朝鲜纪事》，真激动人，非常惊喜，就写作来说她也是很有前途的，她真是一个天才。
复老舍信。

二月十五日

晨晨去医院验血。午后二时至文化俱乐部开会，为慰问解放军直属总分团成立也。团长滕代远报告，传达董老之报告。老夏六时许来，请在四川馆晚餐，九时又去和平画店小坐，送我印度孔雀毛一束。凤今晚演晚会，同总理、朱德等看戏。

二月十八日

晨六时即起，送川剧院行。九时半沐浴。……至寄衣行为凤购晨衣两件。甚便宜且美观。晚至中和与云卫夫妇同看风演《刘巧儿》，真乃声容并茂。

●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

晨风约评剧院领导同志来家谈剧本，风休息一月余整理了《双婚配》及《红楼二尤》两个剧本，真了不起之事。

六月二十三日

晨起为凤看文稿，篇篇都好，她真是天才，而且写作精神可佩。每篇不过改几个字及标点就可用。

吴祖光的日记虽然仅仅不到四年，内容却十分丰富。从潘汉年、夏衍等，到与苏联专家的打交道，都记录十分详细。

一九五七年最后几个月的记录，更是呈现历史的远景。他们夫妇的命运从此陷入逆境。好在彼此心心相印，相濡以沫。后来又一同开始晚年创作的高潮。

记得六年之前，盼了一冬天迟迟不见面的雪，竟在2012年3月春分节气到来的前三天，悄然落在北京，早上拉开窗帘，雪景宜人，禁不住一阵惊喜。面对雪景，我找出珍藏多年的吴祖光先生墨迹与题跋，居然两件都与冰雪有关。

一件是1990年他书写元代王冕的诗句相赠：“冰雪林中著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风起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

另一件是《风雪夜归人》戏单。如新凤霞所说，《风雪夜归人》是吴祖光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发表的成名话剧，当年他只有二十几岁，故有“剧坛神童”之称。八十年代初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重新上演该剧，我有幸观看并保存戏单。

1997年，与吴祖光聚会时，我带去请他题跋。他写道：“不知何年演出，望之恍若隔世，为李辉先生题此留念。吴祖光 一九九七，四月十四日。”

吴祖光先生去世一年后，编选的《吴祖光自述》由大象出版社出版。

一转眼，被吴霜称作“美人娘”的新凤霞已经离开二十年，吴祖光也离开我们十五年了。谨以此文追忆那些流逝的岁月，感怀他们风雨同舟、相濡以沫的结伴同行……

(摘自“六根”公众号)

崇明抗战纪实

黄振忠 秦志超



30.四英烈长江殉国，吴纯夫秘购军火

自从茅理作出“东西发展，中部会师”的决策后，金有祥回到崇明三区。他找到老战友宋子贤，动员出山。宋子贤感觉力不从心，不愿再出，临别，送给金有祥两包银元，为抗日尽绵薄之力。22时，金有祥带领特务长陈俊、警卫员兼情报队长陈林和回家探望怀孕妻子的战友张元明等三人，从喇叭镇港乘上黄姓的捉鱼船，往启东三条港驶去。次日凌晨4时许，捉鱼船到达北脚滩涂时，因天冷水浅，滩涂结冰，又带着一个放着银元的沉重箱子，行动不便，就抛锚停船，等待涨潮。金有祥等人正在船舱里睡觉，一艘载着20余名武装人员的沙船靠了上来。十余个持短枪、尖刀的匪徒跳上捉鱼船，扑进船舱。金有祥等4位抗日志士连黄姓船老大一起落入匪手。

这批匪徒是汪伪“和平军”黄春荣部。船老大被关数天后放回家。崇明警卫团得到报告后，多日寻找无果。几天后，有数具尸体漂浮至崇明东旺沙浅滩，被洋山庙和尚捞起，就地掩埋。据说即是金有祥、陈俊、陈林、张元明。是年，金有祥26岁，陈俊26岁，陈林25岁，张元明23岁。原来，黄春荣得悉部下抓住了金有祥，惧于他的赫赫名声，就不做二不休，于1月27日晚，将四人捆于一条绳上，先朝每人开上一枪，然后残忍抛江。

四英烈风华正茂，未死于日寇枪炮，却惨死于国贼毒手，战友郁允良得悉噩耗，悲愤赋诗《祭战友金有祥》：征讨豺狼首当冲，支援北双情义隆。沙场狠斗拔敌帜，海岛人民争相颂。慨叹英雄殉节终，堪堪瀛洲萧条空。遥忆丰姿浮眼前，欲觅忠魂问苍穹。

1942年4月21日深夜，一溜人马悄悄进入三星镇纯阳坛。这里原本是吕洞宾的庙宇，坐落于三星镇南横河头，后来成为伪军兵营，驻有一个连的兵力。一会儿，突然电灯通亮，“缴枪不杀”喊声四起，伪军慌忙抓枪，却发现一支枪也找不到，只好乖乖投降。崇明警卫团许志祥率领短枪队，缴获机枪1挺，步枪

50余支，和打入伪军内部的施汉民等10余个同志，押着50余个俘虏，分乘3艘帆船航向海门。施汉民等人怎么会在这支伪军部队中呢？原来数月前，沈鼎立派施汉民率一支武工队赴崇明，在登陆时不幸被伪军施灿根部抓住。施汉民为保存部队，假装集体投降，被编入纯阳坛伪军连。施汉民伪装积极，取得控制权后，又与沈鼎立联系上。经过一番计议布置，终于一枪未发，就把纯阳坛的伪军一锅端了。

1941年2月，中共敌工人员吴纯夫秘密建立了与黄胤昌和杨志清的内线关系。不久，他接到新四军一师三旅领导交给购买军火的紧急任务。可是，江南哪里有军火买？找谁办？一点眉目也没有，又不能贸然打听。他找到杨志清打听，没想到“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

原来杨志清在边抗四大队时的大队长陆祥生就是做军火生意的，人称“大老板”，且现在仍在做。杨志清与陆祥生还是换过帖的“老弟兄”。1942年春节前夕，杨志清带来了陆祥生同意提供军火的消息。购军火需要大笔钱，不能随身带。吴纯夫通过开花衣店的姨夫，设立了一条秘密汇款、划款的兑付渠道。两天后，吴纯夫与杨志清前往上海大沪饭店，与陆祥生见面。陆祥生表示愿意为新四军供应军火。他的军火来源主要靠江南民间秘密收集。原来，两次淞沪战争期间，罗店、江湾地区多次发生交战，遗留了大量枪械弹药。民众见有人收购，就纷纷收集换钱。陆祥生为掩护军火生意，接受伪县政府邀请，在伪政府挂职。

吴纯夫与陆祥生谈妥后，如何安全运输就成了重点。他俩研究确定一条秘密航线。5月的一天夜里，吴纯夫、陆祥生、杨志清与一条藏着军火的高舢船，沿长江南航道航行，避开崇明堡镇、南门的日伪军哨船和巡逻汽艇，行至崇明西端绕行后，沿崇明北沿东行，以避开海门港日军和灵甸港伪军，到老激港外稍东一点，斜插江北三和港，进入在启东的崇明警卫团黄宝森江防大队控制区。第一批军火安全抵达。其后，吴纯夫在崇明地下党的帮助下，组织了黄建明和其舅黄老大等一批支持抗日的崇明船工，五次南下，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，共计购买子弹20多万发，还有迫击炮弹、掷弹筒和翻造子弹的火药等。

5.启蒙老师陈光镒

颜梅华最初走上创作连环画的道路，完全是一个偶然。

母亲平时隔三岔五地会给颜梅华10个铜板零用，而每次颜梅华都要花5个铜板在弄堂口的小书摊看书，日子久了，成了熟客。书摊的老板姓苏，大家都叫他苏师傅，跟颜梅华很熟。

这天，颜梅华放学后又来了。苏老板见了便说：“小朋友，依为啥这么喜欢小人书？”

颜梅华说：“我不仅喜欢看，还喜欢画呢。”说着，便从小书包里拿出自己画的画稿。

苏师傅看了有点惊讶地说：“哎哟，画得蛮像回事嘛。”

然后，苏师傅用带着点神秘的口吻对颜梅华说：“对面弄堂有个专画连环画的画家，叫陈光镒，我带你去认得认得，好哦？”

颜梅华一听，兴奋地答道：“好额呀！”

对于颜梅华来说，平时喜欢画小人书，本是出于一种孩子的好奇和好玩，如今能见到和认识一个真正画连环画的画家，是做梦都没想到的。

苏师傅带着颜梅华走进马路对面的弄堂。他们沿着楼里一条狭窄的楼梯走到一小屋前。颜梅华看到，房间很小，只放了个单人铁架床，和一个书桌。一个大块头模样的男人，大约二十六七岁的样子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正伏在书桌前画着什么。颜梅华心想，他大概就是那个叫陈光镒的画家了。

“陈先生，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。他也很喜欢画画。”苏师傅笑着说道。

“哦，是哦？”陈光镒抬起头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看了看颜梅华，说道：“来，当场画一张让我看看。”

颜梅华也不知哪来的胆量，当即趴在书桌上，摊开纸，提起笔，专心描画起来。不一会，一个武侠人物形象跃然纸上。

陈光镒拿起颜梅华的画稿仔细看了看，又侧头看了一眼颜梅华，笑着对苏师傅说：“这个小朋友画得蛮像模像样嘛。”

苏师傅接着道：“他想跟依学画。”

颜梅华传

周斌



“好啊，”陈光镒倒蛮爽快，转脸对颜梅华说：“以后你放寒暑假时就到我这里来，先学着帮我画连环画布景。”

颜梅华兴奋地连连点头。

这一年，颜梅华13岁。

陈光镒，连环画家。自小喜欢画画，曾拜当时名家徐咏青为师。后结识上海滩上的老连环画家何伯良。在何伯良的鼓励下，他画出第一部连环画《狮儿》，受到市场追捧。接着又先后出版了《牛》《豹》《乱世小侠》《小皮匠》等。抗战时期，被列为连环画“四大名旦”之一。

这年的学期结束放暑假时，颜梅华来到陈光镒简陋的画室。见他到来，陈光镒似乎很高兴。陈光镒先打铅笔稿，让颜梅华帮着勾描衣花、背景等。陈光镒教他怎样用笔，怎样画线条，并说，你要先学会画这些，以后才能画完整的一幅画。小小书桌，一大一小两人相对而坐，便开始画了起来。陈光镒因深度近视，画图时头冲得很低，两人的头时不时就会碰在一起，倒也煞是有趣。

陈光镒开始在上海连环画坛还只是“小有名气”。他画一本连环画，书商以每张2角计，陈光镒给颜梅华每张2分。颜梅华还记得，第一次暑假里画连环画，赚了3个大洋。他一溜烟地小跑回家，把银元交给母亲。母亲先是一脸疑惑，知道原委后，虎着脸说：“小鬼，不好好念书，去画画。”

母亲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心里还是颇有几分欢喜的。想到孩子之前曾患上“抑郁症”，只要画画能让他喜欢，开心，便好。

在颜梅华的印象里，陈光镒非常勤奋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他几乎天天在画，除了偶尔看看电影，外出去取稿费，就是整天趴在那个书桌前，没日没夜地画。为此，他挣了不少钱。颜梅华也看着他的“名气”一点点大起来。有一次，陈光镒拉开书桌的第一个抽屉，对颜梅华说：“承忠，依以后就要像我这样。”颜梅华看见满满一抽屉都是钱。

不过，对于年仅十多岁的颜梅华来说，自己亲手描画的衣花、背景，竟然也能出现在小人书上，就已经让他十分亢奋了。他梦想自己将来也能成为像陈光镒一样的连环画家。